

根据张恨水先生原著改编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



金粉

世家

下

“幸福女孩” 董 洁
“浪漫王子” 陈 坤
联袂主演

编剧◎刘国权 韩小汐
王 军 李大为

根据张恨水先生原著改编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

金粉世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家

下

编剧◎刘国权 韩小汐
王 军 李大为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第一集	(1)
第二集	(22)
第三集	(49)
第四集	(72)
第五集	(88)
第六集	(116)
第七集	(136)
第八集	(159)
第九集	(181)
第十集	(202)
第十一集	(228)
第十二集	(255)
第十三集	(277)
第十四集	(302)
第十五集	(322)
第十六集	(343)
第十七集	(361)
第十八集	(385)
第十九集	(405)

下 册

第二十集	(435)
第二十一集	(454)
第二十二集	(477)
第二十三集	(500)
第二十四集	(523)
第二十五集	(547)

第二十六集	(565)
第二十七集	(585)
第二十八集	(604)
第二十九集	(625)
第三十集	(643)
第三十一集	(660)
第三十二集	(678)
第三十三集	(701)
第三十四集	(722)
第三十五集	(739)
第三十六集	(757)
第三十七集	(780)
第三十八集	(803)
第三十九集	(824)
第四十集	(848)

第二十集

冷太太领着清秋在殿堂里拜佛，娘俩跪在佛像前。

冷太太：“秋儿，还记得妈对你说过的话吗？”

清秋：“怎么不记得，您说过，天底下什么都不能相信，可佛不能不信。”

冷太太：“那你今天就对佛主许个愿吧。”

清秋似信非信地双手作揖，两眼微闭，许着愿，然后三拜。待拜佛完毕，清秋一抬眼，看见一个清瘦的小女子，眉目秀丽，一身尼姑装束，但并未削发，正在殿前清扫。这小女子正是小怜。

清秋见此人人面熟，便好奇地走过去问道：“请问小师傅，你是刚来白雀庵的吗？”

小怜托手念道：“阿弥陀佛，小姐怎么知道我是刚来的？”

清秋：“我们常来此拜佛，却从未见过小师傅。”

小怜微微一笑：“多谢小姐关照。”说罢欲走。

这时，一个小尼姑过来叫道：“小怜，师傅叫你去呢。”

清秋一听小怜这个名字，不禁一愣。她慌忙追出门去叫道：“小怜！”

小怜已无踪影。

清秋正在纳闷，冷太太走来：“你在这里作什么？”

清秋：“我看那个小师傅，好像是七少爷他们家的丫环小怜。”

冷太太：“她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清秋：“我也奇怪呢。”

金铨正膝危坐，燕西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金铨：“……我问你，你要说实话。”

燕西：“爸，何必这样严肃。”

金铨：“你交的那位女学生，作风怎么样？是不是乱交男友？”

燕西笑道：“怎么会呢，您又听谁乱讲？”

金铨：“她原来的男友叫欧阳于坚。”

燕西一愣：“您怎么知道的？”

金铨：“我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燕西：“没有。只是那个欧阳一味地追求她，她根本不理睬他。”

金铨：“你认识那个叫欧阳于坚的学生吗？”

燕西：“认识一点，是我们诗社的。”

金铨：“我希望你找一个本分一些的姑娘。”

燕西：“清秋很本分的。姐姐都见过的，不信您问她们去。”

金铨抽了一口雪茄烟，点点头道：“不用问我也明白，你怕失去这位姑娘，所以急着和她结婚？”

燕西笑道：“爸，我真服了您了，天底下，就没有您不明白的事。”

金铨一笑：“那位白小姐，你打算如何处理？”

燕西：“好说好散，我和她还是好朋友。”

金铨：“要妥善处理。”

燕西：“是，父亲。”

清秋和母亲谈话：“……是呵，我要和七少爷结婚。”

冷太太听罢，脸色发白，用颤抖的手拉着清秋，半天说不出话来。

清秋着急地：“妈，您怎么了？您的手冰凉。”

冷太太紧紧地攥着女儿的手，生怕她跑掉似的：“不，秋儿，这事太草率了，太快了。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清秋：“妈，您这是为什么？您不是很喜欢七少爷吗？”

冷太太：“结婚和我喜欢不喜欢他，这是两码子事。”

清秋：“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冷太太厉声道：“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就擅自做主了？”

清秋：“我以为您不会反对的。”

冷太太：“秋儿，你要听妈一句话，你和金家少爷结婚，是齐大非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妈见得多了，这种感情上的事，来得快，去得也快。别看现在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得出来。到头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清秋：“妈，您别拿您失败的婚姻来说事，您和爸爸是家庭包办的，那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我和七少爷的事，您是亲眼见到一天天好起来的，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冷太太：“你还小呵！难道你不上学了？”

清秋：“他向我保证了，结了婚照样可以上学，而且还可以上大学，和他一起出国读硕士、博士。”

冷太太：“看来你们全都设计好了，我也说不过你，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一个醒儿。听不听由你！”说罢离去。

清秋愣了。

佩芳在沙发上躺着。

玉芬来了道：“大嫂，你看老七这回婚事怎样？事情太草率了，恐怕没有好结果。”

佩芳：“以后的事，倒不要去说它。我不知道之为什么这样包办？”

玉芬：“我也是这样想。金家人件件事讲面子，为什么对这种婚姻大事，这样地马虎从事？你往后瞧罢，将来一定有后悔的日子。”

佩芳叹了一口气道：“自己的事情还管不着，哪有工夫去生这些闲气？”

玉芬：“怎么样？大哥还是不回来吗？”

佩芳：“可不是！他不回来要什么紧？就是一辈子不回来，我也不去找他。不过他现在另外组织了一个家，知道的，说是他胡闹。不知道的，还要说我怎样不好，弄得如此决裂。所以我非要他回来办个水落石出不可。我原是对老七说，他要是不回来，就请老七引我去找他。偏是老七自己又发生了婚姻问题，这两天比什么还忙，我的这事，只好耽误下来了。”

玉芬：“你也别往心里去，谁让咱做了金家的儿媳，只好认了。”

燕西兴致勃勃来到冷家。他一进门就问道：“我那边全搞定了，伯母这里怎么样？”

清秋：“她不同意。”

燕西：“你别冤我，我才不信呢。”

清秋：“你不信，自己问她去。”

燕西：“你得想法子呀，难道伯母不喜欢我？”

清秋：“她喜欢不喜欢你，重要吗？”

燕西着急地：“当然是你最重要。但是也不能让他老人家讨厌我吧？”

清秋：“好了好了，看你急的！我妈说不管我的事，让我自己拿主意。”

燕西笑了。

清秋：“我问你，你好像跟我讲过一个你们家丫环的爱情故事。”

燕西：“不错，讲过。”

清秋：“可你还没有讲她和那位柳公子是怎样的结局呢？”

燕西奇怪地：“你怎么想起这个故事来了？”

清秋：“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燕西叹道：“小怜失踪了。”

清秋惊道：“小怜？就是她！”

燕西忙抓起清秋的胳膊道：“怎么，你知道她？她在哪里？”

清秋：“她在白雀庵。”

燕西：“真的？”说完，匆匆离去。

清秋：“神经病！”

风举从衙门里回来，只见道之后面两个老妈子捧了两个包袱，笑嘻嘻跟来。

风举：“为什么大家这样笑容满面？买了什么便宜东西回来了吗？”

道之：“你是个长兄，这事应该要参点意见，你也来看看罢。”

风举：“是什么东西，要我看？”

道之：“你别管，跟着我到母亲屋子里来看就是了。”

风举听她说得很奥妙，就随她一路到金太太屋里去。

两个仆妇将包袱向桌子上一放，屋子里的人，就都围上来了。

道之：“你们别忙，让我一样一样拿给你们看。”说时，先解开一个布包袱，里面全是些大小的锦绸匣子。先揭一个大的匣子，却是一串珠链。匣子是宝蓝海绒的里子，白珠子盘在上面，很是好看。

金太太：“珠子不很大，多少钱？”

道之：“便宜极了，只一千二百块钱。我原不想买这个，一问价钱不贵，就买下了。”

金太太：“我全权付托你，你就这样放手去做？”

道之：“三个嫂嫂来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串珠链吗？怎样老七可以不要呢？”

金太太：“你三个嫂子，都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谈到聘礼，有珠链钻戒这些东西，是很相称的。现在这个儿媳，是平常人家的一个女孩子，似乎不必这样铺张吧。”

佩芳、慧厂、玉芬三人，也都在这屋子里，听到她母女这样辩论，彼此也都互看了一眼。

道之又将紫绒的一个匣子打开，笑道：“妈，您这样说不对，老七可是爸爸的心肝宝贝，您这样不公平，叫老七知道了，会怎么想？”

金太太：“随你去办吧。”

道之：“再说这个也不算贵，才六百块钱。妈，你看这粒钻石大不大？”

金太太摇摇头道：“这个不大见得便宜。”

玉芬对佩芳道：“大嫂，我们的戒指，可没有这样大的。母亲不是说过吗？我那个只值五百块。”

道之：“那怎样比得？一年是一年的价钱啊！你们买的那个时候，钻石便宜得多了。”

玉芬笑道：“四姐，这一次你可说错了。这些宝石东西，这两年以来，因为外国来的货多，买的人又少，便宜了许多。从前卖六百块的，现在五百块钱正好买，怎么你倒说是现在的比从前贵呢？”

道之：“这个我就没有多大的研究。反正贵也不过一二百块钱，就是比你的大也有限。这期间也无所谓不平。”

佩芳冷笑道：“这是笑话了，我们不过闲谈，有什么平不平的？”

凤举连连摆手道：“得了得了，这是一件极不相干的事，争论些什么？”

润芝：“看大哥的样子，见了这喜纱，好像发生什么感想似的？”

凤举：“可不是！我想人生最快乐的一页历史，是莫过于结婚。在没有结婚以前，看到别人结婚，虽然羡慕，还有一段希望在那里，以为我总有这一天。结婚以后，看到别人结婚，那种羡慕，就有无限的感慨。”

佩芳：“那有什么感慨呢？你爱结几回婚就结几回婚。前不久，你不是又结了一回婚了吗？你要嫌那边没有名正言顺地大热闹，我这就让开你，你就可以再找一个结婚了。”

凤举：“你也等我说完，再来驳我，我的话，可并不是这样说。我以为过后思量，这种黄金时代可惜匆匆地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何以自己倒不觉怎样甜美，糊糊涂涂地就算过去？”

玉芬：“大哥这话说得是有理由的。”向润芝道，“六妹听见了没有？没有结婚的人，还有一种极好的希望，不要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啊！”

润芝：“你不用那么说。不曾结婚的人，他不过把结婚的环境，当了一个乌托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们已经结过婚的了，到过那极乐的花园。而今提起来，是一个甜蜜的回忆。”

敏之笑道：“你把这话重说一遍罢，让我用笔记下来。”

润芝：“为什么？当着座右铭吗？”

敏之：“亏你一口说出那么多现成的新名词，要是标点排列起来，倒是一首绝妙的新诗。”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

玉芬匆匆来到白公馆。

白雄起背身仁立在壁炉前。

白太太和玉芬坐在沙发上，期待着白雄起的抉择。

白雄起忽然转过身来道：“这件事，暂时别告诉秀珠，她一定接受不了的。”

白太太：“嘿。”用日语答道。

玉芬：“这能瞒得过她？早晚也能知道。到时候知道我们隐瞒了她，反而不好。”

白雄起：“其实，秀珠跟燕西结合也未必是好事；跟燕西分手也未必是坏事。”

玉芬：“这是什么菩萨话？”

白太太：“也许坏事变好事也说不准。”

玉芬：“婚礼你们去吗？”

白雄起：“去，为什么不去？但秀珠不能去！”

一辆小卧车在公路上疾驶。

燕西气喘吁吁跑在台阶上。

燕西一口气跑到庵外，问一小尼姑打听，小尼姑向右指了指。燕西又向右跑去。

燕西来到斋房外，一眼看见小怜挑着一担水，向斋房走来。

忽然，小怜发现了燕西，她惊讶不已，水桶落在地上，水撒了一地。

燕西走近小怜：“小怜，你怎么在这里？柳公子到处在找你，现在他去苏州你的老家找去了。你怎么会……”

小怜冷冷地笑了一下：“七少爷，这是佛家圣地，您怎么找到这里的？”

燕西：“别问这些，走，你跟我回家去。”

小怜：“不，七少爷，我不能回去。如果您还念小怜在金府对您的一点情意，我求求你，别告诉金府任何人，更不能告诉柳公子。”

燕西：“这我做不到！”

小怜木然地：“七少爷，您别逼我，否则，你再也别想见到我。”

燕西：“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小怜笑道：“这里安静，是我最好的归宿。七少爷，您答应我了吗？”

燕西：“好，我答应你。”

小怜笑了：“七少爷，你好吗？”

燕西：“好，对了，我要结婚了。”

小怜一惊，转又笑道：“祝福你，是和白小姐吗？”

燕西：“不，是冷清秋小姐。你不认识她，可她知道你。你的下落还是她告诉我的呢。”

小怜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是那个小施主，那天她敬香曾问过。”

燕西：“看来，这是缘分……”

小怜把一串佛珠取下来道：“七少爷，我没有可送你的，这串佛珠您留在身边，愿佛保佑你和七少奶奶一生平安，幸福。”

燕西接过佛珠，戴在手上：“谢谢。”

燕西在廊下看着鸽子，他又把鸽子笼打开，将鸽子放飞。鸽子自由地翱翔在空中。

燕西仰头看着高飞的鸽子道：“飞吧，飞得远远地，再也别回来了……”

梅丽一把拖住燕西的手，嚷道：“七哥，七哥，你看鸽子干吗？你快去看看，新嫂子的东西，都办得了。”说着，拉着燕西跑进上房。

梅丽把燕西拉进上房，两手将燕西一推，把他推到人堆里，连忙拿了那个小锦匣子，打开盖来，将那钻石戒指露出，一直举到燕西脸上，笑道：“你看看，这个都有了，七哥高兴吧。”

燕西正着颜色道：“不要闹。”

梅丽嘴一撇道：“你就得了罢。到了这个时候，还端个什么哥哥牌子？”

燕西又笑道：“怎么样？要结婚的人，连哥哥的身分都失掉了吗？”

梅丽：“那是啊！新郎新娘，谁都可以和他开玩笑的。”

燕西：“我不和你们胡扯了。”说毕，抽了身就走。

燕西兴致勃勃地到落花胡同去。他一直走进上房去。

清秋正架着绣花的大绷子，坐在电灯下面绣一方水红缎子。

清秋回眸一笑，依旧低了头去绣花，嘴里却道：“怎么不作声，就闯进来了？见到小怜了吗？”

燕西不回答，走过来，只见绷子上正绣了一朵大红的牡丹花。他说道：“红底子上又绣红花，不大现得出来吧？”

清秋：“我问你话呢？”

燕西掩饰地：“你看到的不是小怜。”

清秋：“有这样巧的事？”

燕西打岔道：“伯母呢？”

清秋：“到厨房去了。”

燕西笑道：“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工夫闹这个？”

清秋：“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

燕西笑道：“真的，你绣这个作什么？”

清秋：“衣服料子，你还看不出来吗？你想想，我什么时候穿过水红色的衣服？”

燕西：“哦！明白了，这是一件礼服，为什么还要自己绣？绸缎庄上，有的是绣花缎子。”

清秋：“我嫌花样粗，所以自己绣起。我问你，你主张穿长袍呢，还是穿裙子呢？”

燕西：“自然是长的好，第一，这衣服上的花，可以由上而下，是一棵整的。其二，长衣服披了纱，才是相衬，飘飘欲仙。其三，穿裙子是低的，不如穿长衣下摆高，可以现出两条玉腿来。其四……”

清秋放下针，轻轻将燕西一推道：“胡说，胡说，不要往下说了。”

燕西笑道：“胡说吗？这正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不知道你的意见是不是和我一样，但是主张穿长衣，那是很相同的。”

清秋笑道：“今天跑了来，就是为说这些散话的吗？”

燕西：“我有许多好消息告诉你。我妈让道之姐姐给筹办，给你买了一屋的好东西，把那三个嫂子都比下去了。”

清秋：“好是好。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知道可有那福气穿戴？”

燕西笑道：“虚伪，在我们的爱情上，根本没有穷富两个字。”

清秋只低了头去刺绣。

燕西走到她身后，伸了右手一个食指，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耙了两下。清秋笑着将脖子一缩，转过身来，将绣针指着燕西道：“你闹，我拿针戳你。”

燕西：“这就该戳我吗？我在书本上也见过，什么闺中之乐，甚于画眉。”

清秋：“这是我家，可不是你们家，到了你们家，再说这一句罢。”

冷太太提着菜篮子回来，闻屋里有人，忙喊道：“韩妈！”

韩妈从厨房出来应道：“太太回来了？”她接过篮子低声道：“七爷来了。”冷太太走进门去。

冷太太一进门，燕西先站起，叫了一声：“伯母。”

冷太太只点了点头。问道：“这时候来，吃了饭吗？”

燕西：“没有吃饭，因为有样东西，我问清秋要不要，所以来了。”

冷太太：“我也用不着说客气话。你们家里出来的东西，决没有坏的，我们还有什么要不要？”

燕西：“现在家里买了很多首饰，不知道清秋喜欢不喜欢？”

冷太太：“你们府上怎样办，怎样好，这些珍宝放一千年，也不会坏的。”

燕西：“那就是了。伯母要办什么东西，可以对我说，我私下还有一点款子，可以随便拿出来。”

冷太太：“我没有什么可办的。我们是一家人了，我又只清秋一个，我看你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有钱也可以留着将来用，何必把它都花了？”

燕西：“伯母这话是不错的，不过我的意思给她多置一点东西，作为纪念。”

冷太太：“谈到这一层，我倒很赞成的。不过你们新人物，都是换戒指，我觉得太普通了。只要心里真心诚意装着对方，比什么都强。”她只说了这一句又出去了。

燕西走过去，轻轻地对清秋道：“怎么回事？我看伯母还是有些信我不过的样子。”

清秋：“她老人家的心事，我是知道，她总以为我们两家富贵贫贱，相隔悬殊，有点不放心，怕你们家里瞧不起穷亲戚。”

燕西：“那绝对不成问题的。”

清秋：“我也是这样说，但是彼此总希望家庭相处和睦，不要有一点隔阂才好。”

燕西：“你放心，我说过的话什么时候变过……”

燕西就到隔壁屋子里去看了看。

燕西走了过去，只听到小客厅里很多人声，

润芝兴奋地对浩然说道：“喂，老七要结婚了。我们总得送点什么给他？”

浩然惊喜地：“他要结婚？和谁？”

润芝：“清秋！”

欧阳愣住了。

燕西仍在门外听。

传出一个女学生的声音：“你说的那个清秋，不就是隔壁冷家的那个姑娘吗？你弟弟居然和她结婚了？”

润芝笑道：“怎么了，你也有那样的门第观念不成？”

女学生：“我怎么会那样的门第观念，我是觉得金总理家怎么这样开通？”

润芝：“我爸爸一贯主张打破阶级，提倡平等主义。”

欧阳起身走了。

燕西隔了纸窗，向里张望，只见欧阳从房里出来，正和燕西相撞。

欧阳看着对方，燕西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欧阳点点头笑着。

二人对视良久。

欧阳和燕西在门口相遇。

燕西拿出一张请柬递给欧阳：“敬请光临。”

欧阳接过结婚请柬，一字一句地：“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燕西笑道：“谢谢！”

欧阳将请柬放好，然后匆匆离去。

欧阳回到家叫了一声：“妈。”就回到自己卧室，关起门来。

欧阳情见儿子情绪不对，便敲门道：“于坚，你怎么了？吃饭了吗？”

欧阳于坚不回答。

欧阳情：“你开门，妈有话对你说。”

欧阳打开门。

欧阳于坚痛苦不堪，躺在床上。

欧阳倩走近儿子，坐在床边道：“你怎么不高兴了？”

于坚转过头去：“妈，我没事。”

欧阳倩：“我最近看你写的诗，和以往大不一样。涉及男女之情，你是不是心里有了谁？妈一直等着你跟我说呢。”

于坚：“咳，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欧阳倩：“对方是谁呀？”

于坚起身道：“是一个很一般的女孩子。”

欧阳倩：“那你为什么放弃呢？”

于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她要嫁给一个金家的少爷。”

欧阳倩：“哪个金家？”

于坚：“就是国务总理金铨家，他的儿子。”

欧阳倩惊讶不已：“又是他的儿子？”

于坚：“妈，您认识他？”

欧阳倩掩饰道：“不，不认识。只是，你怎么总和他去争？”

于坚：“我根本不想跟他去争。”

欧阳倩叹道：“是呵，于坚，如果她是因为有钱有势而选择了金家少爷，我看这个女孩子就不值得你爱。你也不能因为失去了她而意气消沉。”

于坚：“妈，您不了解她，她不是那种人。”

欧阳倩：“那又怎么样呢？”

于坚：“妈，您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燕西来到刘家。见不少的人在此，除了鹤荪之外，还有刘宝善、赵孟元、朱逸士、邱惜珍。

乌二小姐和鹤荪并坐在一张沙发上。

燕西便笑道：“我真是莽撞得很，不知道有生客在座。”

乌二小姐和燕西握手，笑道：“七爷，我们久违了。”

燕西：“真是久违了，今天怎么有工夫来？”

乌二小姐笑道：“听说七爷喜事快到了，是吗？”

燕西：“密斯乌怎么知道？消息很灵通啊。”

乌二小姐笑道：“大街小巷都传遍了，哪有还不知道的道理？”

燕西：“真了不得，什么都明白。我今天就是来请各位，届时敬请光顾敝人婚礼。”说着，给在座的朋友发请柬。

邱惜珍接过请柬,看了看:“谢谢。七爷,你那白妹妹怎么办?”

燕西:“还是好朋友呵。”

乌二小姐笑道:“她知道你要和冷小姐结婚吗?”

燕西:“我会当面邀请她的。你们真有意思,怎么那样关心我和白小姐?总把我和她连在一起,这样你们很开心是不是?”

乌二小姐:“请别误会,我们完全是关心七爷。各位,七爷既然和白小姐没有关系了,今后也不必再提起了。我倒是建议,今天先睹为快,大家和新夫人见上一面,可以不可以?”

燕西笑着摇摇头道:“不行,她见不得人。”

乌二小姐笑道:“跟我们见一见,也不要紧啊。难道一见之下,就会学成我们这浪漫的样子吗?”

燕西:“言重言重!其实,她是没有见过世面的。”

乌二小姐原是站在鹤荪面前,鹤荪坐着没起来,用两个手指头,将乌二小姐衣服的下摆扯了一扯笑道:“坐下罢,站在人家面前,裙子正挡着人家的脸。”

乌二小姐回转身,一扬手缩着五个指头,口里可就说道:“我这一下,就该给你五个爆栗。”

鹤荪:“这为什么?你挡着我,我都不能说一声儿吗?”

乌二小姐:“你叫别挡着就是了,加上形容词干什么呢?”一面说着一面坐下。

邱惜珍:“二爷是个老实人,现在也是这样学坏了。”

乌二小姐:“老实人?别让老实人把这话听去笑掉了牙。”

鹤荪拉着她的手道:“密斯乌,我作了什么大不正经的事,让你这样瞧我不起?说得我这人简直不够格了。”

邱惜珍:“反正有啊,我又不会造谣。”

乌二小姐正坐在邱惜珍的对面,不住地向她丢眼色。她一时还没有想到,毫不在意。

刘宝善对乌二小姐微笑,又掉转头来对邱惜珍小姐点了点头。

乌二小姐:“鬼鬼祟祟的,又是什么事?”

邱惜珍:“傻子啊!说话你总不留心,让人捞了后腿去了。”

乌二小姐:“什么……”这个事字,还没有说出,心里灵机一转,果然自己的话有点儿漏缝。她将脸涨得通红,指着邱惜珍道:“你这个好人,怎么也拿我开玩笑?”

邱惜珍：“你这人真是不懂得好歹，我看你说话上了当，才给你一个信儿，你不但领谢我的人情，倒反说我拿你开玩笑。”

乌二小姐：“不说了不说了。说真的，我上次见面，就约了她。我这人也是心不在焉，当时说得挺切实，一转身一两桩事儿一打搅，就把事情耽搁过去了。今天到了这里，我们为什么不作个顺水人情去看看她？”

燕西笑道：“我实说了罢。人家是快要作新娘的人了，这里有二家兄，她从来没见过，这时忽然见面，她会加倍地难为情。”

乌二小姐笑道：“你真是会体贴这位冷小姐的了。人还未曾过门，你就处处替她遮掩。”

鹤荪：“老七说得对，究竟不大方便……”

燕西：“反正不多久，她就可以和大家见面的。”

邱惜珍：“到了做新娘子的时候，她是不肯说话的，要和她谈谈，很不容易。现在就和她相见，就可以很随便地谈话，到了作新娘子的时候，我还算是她一个老朋友，可以照应照应她了。你若是不答应，就是瞧不起我，不肯介绍了。”

燕西：“言重言重。密斯乌真要见她，也未尝不可……”

邱惜珍噗哧一笑道：“你不要小心眼儿，我也知道你介绍女友和新夫人见面，那是很犯忌讳的，但是不要紧，我和密斯乌一块儿去。”

乌二小姐：“别约我，我怕没有工夫。”

小怜在台阶上站着，遥望着远方。

忽然两只雪白的鸽子“咕咕……”叫着飞了来。

小怜伸开双手，鸽子落在了她的手上。小怜抱着鸽子亲了亲，对鸽子道：“我知道你们会来的，今天是七少爷大喜的日子，你们应该陪伴七少爷。”

鸽子“咕咕”地答应着。

小怜把写好的纸条夹在鸽子的翅膀里。又亲了亲鸽子：“去吧，把这份祝福捎给七少爷，祝他和七少奶奶幸福。”

鸽子又“咕咕”的应着。

小怜把鸽子轻轻地放了出去。

鸽子飞向蓝天。

小怜仰望远去的鸽子，招手再见。

燕西到道之这边来了。